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按照總包特別減費寄遞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四百三十五號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二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格每期刊資洋一元中縫全部洋三元六角零登照算長期面議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惠登廣告諸君鑒

本報出版以來已經三週材料之豐富著作之新穎早為閱者所歡迎是以銷數蒸蒸日上風行海內外幾無遠弗屆突現在出張已達萬餘張廣告定例仍未一加茲因紙價昂貴出張愈多虧蝕愈大若長此以往勢難久持不得已於七月起將廣告刊例酌加對於向有之長期廣告若不續登者依舊則自十月起實行增價諸登戶者必共相諒也

請吸高等國貨　金馬牌香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謹啟

招登廣告

凡欲營業發達。名聞中外者。藉推廣告乎。上海報經而能為人人所歡迎者。其惟晶報乎。晶報名舉極大。如登廣告。而收効更速。晶報內容。名著妙文。不可勝載。故閱是報者。莫不愛如珍璧。永久保存。如刊登廣告。亦必永遠存。中外行家。當於廣告智識者。盡試刊登晶報乎。定價極廉。排列極精。如蒙賜刊。無任歡迎。請通信望平街一百六十一號。即當派人來前接洽。或電話中央二千四百二十八號。晶報廣告處啓

伯庸醫院

美國人工太陽燈

專治搽藥無效之一切皮膚病

院址上海大世界西對面（電話中央一六二四）

普救臟脹　忠告病家

有此妙藥　可以無憂　如若動刀　性命必休

臟脹無憂丹

臟脹一症是膀胱氣化不足濁氣不能升濁氣不能降以致日漸臟脹腹大如斗……（小字不清）……此藥天下之患臟病者免此刀剖之厄

定價　每瓶大洋一元五角　購法　郵票通用

總發行　正威大藥房　上海五馬路寶善街貴興里西弄一百八十號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分公司各省各埠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精製新學精製科學……中國精益眼鏡公司謹啓

廣福堂藥房

總經理上海河南路廿號永泰樓烟行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自來血　海波藥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一元

福民醫院

內科　小兒科　耳鼻咽喉科　愛克斯（X）光線科　外科　產婦人科　泌尿器科　雷錠科　各科均有專門家主任

門診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下午三時至六時　出診

X光線診斷法　微毒有無血清反應試驗　每月兩次

救療部佈告

（十五日三十日）星期日下午一律停診

本院救濟貧病……（小字不清）……北四川路橫濱路口　福民醫院啓

小說革命軍存稿

小說革命軍（絕端無政治的關係）是胡寄塵提倡改革文學的小雜誌內容皆短篇小說首尾完全思想既高舉壘又很好他是在民國六年二月出版的提倡改革文學（新青年）而後這是第二種出版品當時上海各日報都極端贊揚的評語後因事中止人家都以為可惜現將存書數百冊專拿出來供獻於社會諸君試去買來看看方知他有價值了　全書一冊　定價實洋二角　又大江集（詩集）一冊定價實洋二角　上海棋盤街民智書局　又四馬路崇文書局發行

秘製平安藥水

每日三次　每次一杯　一瓶痊愈　每瓶半元

一治霍亂吐瀉　一治大寒大熱　一治痰閉氣急　一治大便閉塞

一治小兒多病　一治小兒腹脹　一治紅白痢疾　一治胸中飽悶

寄售處　上海棋盤街屯鎮老胡開文閣筆墨莊

生肌白玉膏　一貼即好

臁瘡爛腿久不收口腐臭難聞此白玉膏係羅氏祖傳秘方施送已久婦稚皆知茲為及普遍起見特訂價發行……每張大洋二角　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郵票通用　上海寶善街正威大藥房發行

陶雪生輯　感世叢談　預約

全書……（小字不清）……

鑽戒眼鏡贈品

本公司為優待各界特別註明紀念……凡得千秋一戒或一鏡……學專家格子民

惠顧代價一元以內……

西醫張世楷秘製

說明　功效

國產癧子頸膏藥

凡男女之患瘰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發行所　上海法租界寶昌路口

寄售處　……

功勝陸判

改造面廳

……（小字不清）……

十年瘋癲十日愈

大包五角小包二角五分郵票九扣郵資加一

健胃補肺神效水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寄售處上海棋盤街屯鎮　胡開文筆莊

預約

今服的絕無熱性

正大補品　麥精鰉蠹膠

擇九月十五日發行在未發行前預購者寄費不取

……（小字不清）……

總發行所　上海寶善街正威藥房

治瘡

皮病如疥癬癩疹痱及蚊虻蟲咬瘡瘍如臁瘡爛腳花柳下疳痔瘡等搽以此膏化毒拔膿且愈後皮膚完好效力迅速患者試之便知也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盒大洋七角每打大洋七元

兜安氏馳名藥膏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謹啓

□看報者言 （寒雲）

小子從十二三歲、就喜歡看報、看到如今、有二十多年啦、中間從沒有間斷過、眞是不可一日無此君了啊、二十年間的報紙、於目覩上、並無大變化、鉛字仍舊是方方的、墨色仍舊是黑黑的、紙張仍舊是灰灰的、那無形的氣味、却大大的不同了、我看報、是先從文藝一欄看起、其次看專電、看通信、至於各地新聞、不過約略一瞬罷了、從前文藝同大事、都是平平正正、沒有什麼過香過臭的地方、如今却不對啦、才一繙到文藝欄的那一張、老遠的覺得脂粉濃厚的香氣、直鑽到腦子裏、什麼梅呀、玉呀、花呀、雲呀、菊呀、琴呀、牡丹呀、翡翠呀、鬧得烏烟瘴氣、未曾入目、鼻已覺昏啦、等到看罷、這香氣的力量、幾乎把人冲到九霄雲外去了啊、香氣雖然厲害、要是太過、同臭的也差不多哪、這猛烈的香氣、剛剛開過、再揭到那一張、那無邊的臭氣、却又來啦、這種臭氣、是合狐狗猩兔各獸騷臭之氣而成的、從前報上大事、難免不了也有些獸類攙雜着、却不甚多、還是人味多些、現在壞了、人是一個一個的都躲起來了、那些穿袍戴帽的、沒有一個不是拖着一條尾巴、一座光華的臺上、竟歸了羣獸世界、你想記的、都是些獸行、那獸的騷臭、能不布乎紙上嗎、這一香一臭、都到了極頂、我們看的人、眞是不好受呀、

□會辯 （丹翁）

督軍就督軍、省長就省長、督辦就督辦、甚麼叫做會辦、會辦是會同別人辦、自己不能完全有主權的、黎善叫薩去到福建做會辦、試問會同小徐辦呢、還是會同李厚基辦、還是會同多數福建人辦、還是會同各軍艦辦、其實皆不是的、我念個咒語你們聽聽罷、會不會。辦辦看。如會辦。往下幹。不會辦。大悲懺。南無吽。挪薩寶。

□妊妊妊 （丹翁）

妊、妊、妊、是女性的王王王、却不是妊、誰呢、第一是湖南女議員王昌國、第二是女名伶王克琴、第三是女名伶汪碧雲、我因爲她們三家頗有合傳的資格、所以並擺在一道兒、何以見得呢、昌國是解放的、克琴碧雲也是解放的、昌國在政治上活動、克琴碧雲在美術上活動、同服役一個社會、各霸占一個舞台、談到喝采的知己、昌國有時事新報捧場、克琴碧雲有晶報捧場、在時事報捧場的、當然是東蓀先生、在晶報捧場的、當然是林屋山人、可是晶報對於昌國、並且表示個相當的敬意、至於東蓀先生、我雖不敢斷定他去瞻仰過克琴碧雲沒有、他但對於林屋山人的捧場、却要小駡兩句、這未免有點難爲情了、

本報出了聖人 （小隱 自北京寄）

相傳上古結繩而治、到了倉頡出來、纔造了些文字、創造的文字、是本諸獸蹄鳥跡裡出來的主意、後來由這裏頭、又變化出篆隸眞草、那也是一步一步的進化、到了今天、這些新學家、都覺得文字太繁了、學起來很不方便、又想出這注音字母、簡直要把舊文字給推翻、就是倉頡在九泉之下、自己也得覺造的字、本來是太繁、不合乎現代潮流、惟有慚愧而已、不想這個時候、又出來這麼一個張丹翁、居然肯幫助他、又造出許多獸蹄鳥跡的字來、死人沒法子想、活人必定可以跟那新文字家競爭一起、倉頡算個聖人、這張丹翁也可算是一位聖人了、那康聖人薰聖人、徒負虛名、這張聖人是有成績的、諸君不信、打開晶報看看、那些獸蹄鳥跡、就是這位聖人的最新出品、有這樣的天亶聰、自命是高人、未免太客氣了、這位聖人、專館洋莊、哈同花園、把死的請了去、不知道活的他要不要啊、

□姚步瀛賜環記 （清波）

姚步瀛前年以奔走安福事、爲奉張所捕、拷掠備至、久傳其死、其女某竹效緹縈上書、願以身代、當時播爲美談、實則姚固未檢斃、奉張但禁之囹圄耳、今年奉張敗、朱慶瀾聯某命以事之奉、議談之頃、奉張忽呼朱曰、子喬、我有一事託你、朱亦機警、曰雨帥所命無不遵、第先有一事乞恩、張詰何事、朱曰、請釋姚步瀛、並力陳姚有八旬老母、及姚愧悔狀、張笑曰、我當以待中央解決、朱亦笑曰、帥能加恩、卽逕赦之、何待乎中央、張曰、旣如此、放了他吧、立傳命釋姚、姚得慶生還、時壬戌六月初六日也、初步瀛問星者、言庚申至壬戌六月、此二年中當有奇禍、宜韜晦、瀛不納、果於庚申六月初六被捕入獄、壬戌六月初六始得釋、爲期正兩年、比生入玉門、乃悟、亦奇聞也、余聞客言、爰記之、以爲妄求者戒、且以見奉張之亢爽可喜、

□說第 （禪嘯）

今人苟稍明字義者、殆無不知弟爲第之本字、蓋說文無第字、而其釋弟字則曰、束韋之次第也、釋名曰、弟、第也、相次第而上也、是皆弟卽第字之確證、後人專用弟字爲兄弟之弟、乃別製一第字、以爲次第之第、而弟與第於是乎分、顧求諸載籍中、則書第作弟者、猶復所在多有、蓋皆本許書之舊、用以避俗、在稍有常識者、固望而知爲次第之第、初未嘗以爲可異也、又有書第作苐者、是則大誤、按、苐爲第之俗字、苐爲草名、又爲草木初生之貌、其音爲題、又複姓有不苐、苐亦讀題、與第字之讀去聲者夐異、凡書第作苐者、大抵沿帖法之誤爲之、而換以苐字之音義、乃皆絕不可通、徒以襲謬承譌、由來已久、故人多習焉弗察耳、然其究不足爲訓、則彰彰明也、今一二文人之好事者、見人書第作苐、則瞠目不以爲怪、偶見有書作弟者、則大詫以爲不通、從而誹笑之不已、嘻、抑何不自知其淺陋之甚也、

□國務院中的一隻筆 （馬二先生）

現今北京國務院的秘書廳中、共有三位主要人物、第一位、秘書長吳佩璜、是洛陽方面派去監督王博士的、這位是秘書長、識字無多、不能用筆、第二位、幫辦李書城、是前黃克強的參謀長、頂着二號偉人的頭銜、也是不會用筆的、祗有第三位、幫辦楊天驥、是曾在上海報界做主筆先生、署名『東方』的、他這一枝筆、現在可就値錢了、不但秘書廳中的吳李二位、要請他偏勞、便是精通法學的王博士、也不能不借重他這一隻筆、所以現今北京的國務院中、祗有一隻筆！

仿石頭記曲 （林屋）

石頭記、寶玉與馮子英蔣玉函雲兒薛蟠、度曲行酒、雖屬諧語、頗有俚趣、秋夜不寐、戲仿一通、伏案微吟、與卿卿蟲聲、若相應和、不覺嗢然自笑、連浮大白不已也、

睜不開相思倦眼如紅豆。看不眞如錦如花滿戲樓。等不到定場鑼鼓開籠後。忘不了情仇與妬仇。聽不明咽徹含宮咽滿喉。禁不起薔花鏡裏紅顏瘦。呀。說不得的纏頭。引不開的情竇。呀。恰便似望不見的碧雲渺渺。流不斷的湘水悠悠。

兩個寃家。偏生相罵。我怕你來。你也怕着他。兩個兒直眉竪眼。誰甘善罷。有一朝相逢。扭結在屛風下。一個偸逃。一個胡拿。拿不到三曹對案。我也難回話。

以什識雞台中新嫁娘。却又做好女兒坐繡房。度青春。年已長。配鸞鳳。誰更想。呀。看花燭登臺。聽鼓樂催妝。駕香車。直到氈毹上。

一個老兒父雀來。荳蔻香花開未開。來了半日。來得沒興。扒在檯兒上打哎咳。肉兒小乖乖。你不又了。我怎麼來。

一個價瘟呻。一個價木人。一個價蓮花台上鑄金身。一個價提壺又買春。我說的話兒你不相信。你只去到天橋下問鄉親。纔知道眞是不耳。一個蟲兒唧唧唧。一個猴兒赤赤赤。

先是有計原曲六隻、依其數仿之、副稿三隻、爲戲雜誌取去、旣非定草、又非全豹、今以本報所錄者爲正云、自註、

最新九尾龜 （漱六山房）

第三十三集 第十七回（五）

拆白黨精益求精 大同春夢中說夢

貢少春答應一聲、正要走時、花仲都就變了臉道、你是什麼人、把我們的黨員鈎了去、你可知道本黨的利害嗎、秋谷聽了金介人的話、本就一肚子氣、那裏管他利害不利害、搶近身去、飛起一腿、把花仲都踢倒在地、隨手抓着是竹上的衣領、輕輕一舉、就把他摔一個狗吃屎、跌下地去、金介人和徐雄舟見了、恐怕鬧事、連忙趕過來勸時、只見一個人排衆而出、拉着章秋谷、哈哈大笑道、奇遇奇遇、今天大同春開民國三十一年華芳選舉大會、我正來尋你同去、快走快走、遲了恐怕趕不上、拉着章秋谷就走、秋谷看時、原來是辛修甫、當下大家一擁而出、同到大同春來、走到一處極大的會場、好像是個聚餐室、排着無數的坐位、坐得滿滿的都是些女子、正中首席上的一個女子、生得腰圓背厚、肩凝頭偏、鼻孔朝天、門牙外露、挺胸凸肚的坐着、

烟葉精選香味馥郁故善吸烟者多吸大前門牌

英商駐華英美烟公司有限公司總理

□愛克司光錄 （第二集） □一三七□ （涵秋）

第五回 海誓山盟語自性中流出 刀光劍影禍從天外飛來

瑪麗點了點頭、適才含笑說道、既這樣說、你便先回去罷、到那時候、願先生一定要來和你們大人瞧見的、……當差的見瑪麗出言吐語、十分爽快、不覺暗笑道、這位小姐委實生得不錯、可惜便是那個葛瑪麗了、無怪我們老爺要打他的主意、……他想到這裏、便由嬉皮癩臉向瑪麗笑道、葛小姐何妨陪顧先生一道兒去逛逛呢、……瑪麗還未及答應、早引得景萍惱起來、呵斥着說道、快滾出去罷、誰要你在這裏說這些閒話、……說畢將手一揚、引着瑪麗依舊走回內室、那個當差的碰了這一鼻子灰、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只得悏悏的跑回公館去覆命、這裏瑪麗笑向景萍說道、你可猜到我問這廝名字的用意嗎、景萍道、這個誰不理會得、我也知道世上沒有這樣巧事、不見得這個姓賀的、便是你在揚州遇見的那個姓賀的、不過突如其來、總叫人有些委決不下、瑪麗笑着、再不要迂執罷、可惜那廝不曾眞個請我、如若眞個請我、我偏要去瞧瞧這廝是個甚麼人物、……葛氏其時也知道這事、說不出心裏的歡喜、瑪麗走後、他便催着景萍趁早兒過去、景萍沒法、一直挨到日落時分、勉強換上一身整齊的衣服、跨上人力車、直向賀公館駛來、家人們不敢怠慢、飛也似的將他引入廳上、却靜悄悄的沒有別客、家人將他請向坑上去坐地、捧上茶來、然後轉入屛風後面、想是報告他們大人去了、景萍坐了好半晌、好生氣悶、覺得孤另另的實在沒有趣味、好容易又挨了兩刻鐘的功夫、忽聽廳後有脚步聲響、一霎時走出一個人來、景萍慌忙跳下了坑、正待上前施禮、只見那人將手一拱、笑道、累等累等、兄弟大人因爲有點小事、羈絆着、立刻便出來奉陪、……景萍方才知道他不是賀龍喜、只得轉問他的名姓、那人笑道、兄弟姓賓、單名一個奇字、和我們賀大人是拜盟兄弟、公館凡有大小事件、均歸兄弟一手經理、無論甚麼都能夠替賀大人做得主的、……

釋小說匠 （馬二先生）

友有以小說匠三字爲人所詈者、頗引以爲辱、訴於余、余告之曰、匠非惡稱也、夫文章佳構、稱曰匠心、不有經營之匠心、則其所爲小說、詎復足觀、夫匠者、工匠也、專於其藝者也、小說家而得稱之曰匠、則其所作、必具有文藝專家之匠心、實譽之甚也、彼以是爲詈者、亦見其於匠字之義尙未了解也、夫何辱之有、友乃釋然、

□文丐的話 （文丐）

我姓文、名丐、號討飯、

我姓却姓文、向來的名號、並不叫丐、並不叫討飯、另外有名號的、只因近來有一班時髦朋友、新發明出這『文丐』的名稱來、於是我就跟着這班時髦朋友、索性把我的名兒、也改叫做丐罷、好得我的姓文、又是現現成成的、我再道地些、更把我原有的號、也與名一起廢去、改稱爲『討飯』、俾得與丐字更實切些、

諸君一定要笑我了、人家把文丐二字拿來罵人的、你怎麼自己情情願願去相任這丐名呢、我却不然、我肚皮很大、不像那些新文化朋友那麼狹窄得一些容不下什麼的、我的自願稱文丐、一來我本姓文、他們口口聲聲說文丐、我已經逃不了啊、二來我覺做丐也沒有什麼不體面、況是文丐呢、他們肚子狹、眼孔小、打算拿這文丐二字來羞辱人的、所以只是罵着、其實這可以表示他們罵人的太不明事理、照我看來、世上的人、除了能夠從娘肚子裏帶着糧出來吃一世的人外、恐怕一個人要在活世上、就絕對的不能不借着他人之力去得衣食住罷、旣要靠他人之力纔能生活、那就有了丐的性質了、卽使家裏有巨萬的財產、自己從娘肚子裏到墳墓裏、一世的生活可以不必借他人之力的、那他祖宗得這財產時、總一定做過一次丐的啊、這麼說來、世上眞無人非丐啊、何況罵人的人、也是一位靠着一枝筆拿來生活的人啊、

諸君說、你這幾句議論、倒似乎還不錯、不過我總不信、你有這麼巧、你難道眞的姓文麼、恐怕是一個化名罷、我就說、你們如果不信、我也不來多辨、就算化名好了、我我化了名在晶報上亂塗幾句、也沒有什卑鄙齷齪、比着自己做了某小說雜誌主任、再化了名、譯了許多小說、算是北京來的稿子、要支五塊錢一千字的、我覺得還正大光明得多啊、

華月好圓人壽

□女伶王克琴書

克琴

中秋夜開明觀劇記 （陵薮客 自北京寄）

經滄海[illegible]之四小余、固綽然有餘裕也、

開明影戲、在西珠市口、所建劇場、刻已落成、一切悉仿眞光、惟面積狹長、宜於映影片、而不宜演舊戲也、按號買座、法本至善、無如都下闊人甚多、有時強占他座、園主亦莫可如何、有時以座滿強令加凳、於是秩序乃亂、竊以爲此等事業、非在租界、不能行之有効、可浩歎也、

中秋前一日、開明約請余叔岩、朱琴心、俞振庭諸伶、演戲兩夜、第一夜、余叔岩演碰碑、嗓音忽大、頗似李吉瑞、金烏墜倒板、幾疑不是叔岩、但嗓音忽大、則韻味愈差、反不若尋常沙啞之耐人咀嚼、有所謂第一怪者、狀類侏儒、以之飾武大郎、實爲天生妙質、演戲迷傳、惡劣至於不可名言、第二夜、適値中秋、上座甚盛、余入場極早、得聆安樂亭張采菱之忠孝全、樂亭嗓音甚大、惜無韻味、采菱自由花旦改小生、以技論、實在陳桐雲上、侯喜瑞之青風寨、只能贈以俗野二字、俞振庭之鬧昆陽、亦無可觀、朱琴心之鴻鸞禧、不甚入扣、只德珺如之小生、尙能博得采聲、足見尙有識者、郭春山之金老丈、大以敗筆了事、余叔岩演珠簾寨、今日之演珠簾寨者夥矣、短中取長、則叔岩自可稱雄一時、諸如香之二皇娘、處處描摹王瑤卿、而去之皇娘之王麗卿、反無一處類乃兄也、魏吉祥之程敬思、錢金福之周德威、慈瑞泉之老軍、皆屬……

雀牌公墩之研究 （丹翁）

前見報載寒雲答竹將軍問一則、有老於雀戲者見之曰、公墩、備補槓者、不惟海底可開槓、卽槓上加槓、而又加槓、亦當准其補牌、槓頭開花、當然可和、今欲明兩說之是非、當先研究『公墩十四張』之定義、

雀牌大盛從江淮間之紙牌脫胎、紙牌僅留末一張爲底張、而雀牌乃留至十四張之多、使之廢棄無用、實不能無疑、竊嘗思之、得其說焉、雀牌博者四人、遇四家皆全副時、人各補槓三張、合十二張、又防仍有一坎而除一張單吊者、或再開槓、但四家未必盡然、故於必不可少之十二張外、預備兩張、共留十四張、以爲補槓之用、創造者之用心、實至精密、否則、何以不多不少、獨留十四張耶、可想而知矣、搏者不明眞際、久之失其故步、每補一槓加留一張、必使之時時足十四張之數、於是牌有廢棄、遂有如竹將軍所問之事發生、牌之自身、且予博者以遺憾矣、創造之本意當不爾爾、夫博之爲具、各有其職、卽各有其用、有有其職而不盡其用者、未有無用者也、世傳神稱博具、莫不如是、雀牌之『公墩』果如余說、則牌無棄遺、而博無餘憾、特今之博者皆不然、曷敢以爲定論、此物產自甬上、迄今才百餘年、故老流傳、必有知其定義者、倘有好事、舉以證吾說乎、鼓予望之矣、

□劍 （慰中） （丹翁）

涵秋讀作學說、頭痛、老兄看畫、頭亦痛、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報應、

□阿摩君鑒 承惠大稿、極感、但僕意非攻擊彼之個人、前日之『老牌拆白黨』、與『投降舊劇之新劇家』云云者、所謂忍俊不禁、不得不發、以促其反省耳、僕果欲宣布彼之劣跡者、二語之下、猶有詳細之注脚、固不必待足下之報告也、惟僕念此人亦小有才、吾人應當與人爲善、尙非鳴鼓而攻之時、姑徐覘其後可也、 瑪叔

□上海星期週報蘇州禮拜日刊均鑒、承寄來報、滿目珠璣、美不勝收、捧讀之下、感荷奚如、且蒙不棄、以稿件相屬、因困珠玉在前、不敢獻醜、復以俗冗、無此閒情、容俟稍暇、或當報命、特此鳴謝、諸希察之（小隱）

□勘誤 上期『左司徒玉璽』印倒、釋文中『周禮禮同禮』、

□誌謝 世界書局贈紅雜誌第十一期、國華書局贈小說新報第七年第六期、

□天笑病、一年有半、暫停一期、

永壽室筆記（一）

□陰差 （袁唐志君）

平湖南河頭、有一個做陰差的許亦如、年四十許、生性忠孝、專靠做中保爲業、性喜酒、故每天在方橋境小酒店內沽飲、飲後快活、遂把自己每晚到陰間去當陰差的事、一一說出、儂聽了、很以爲奇、故錄以文、以爲諸君茶餘酒後之消遣、以後都是許亦如自述的話了、

我姓許、名亦如、今年四十五歲、是本地東門外的人、父母雙亡、無力婚娶、自小在酒館店家做夥、因殺生罪過、遂改業爲、到三十歲那年、正月二十日晚、我吃了晚飯、卽睡、正在似睡非睡的時候、只見門外走進二個似差人般的人來、我一見卽坐起、向他二人問道、你們二人找誰的、那二人笑微微的說道、先生莫非姓許嗎、我聽了答道、在下正姓許、二位有何貴幹、請少坐、我卽起身、那二人聽了、和年輕的說道、我們二人、是大老爺手下的差役、因有要事商議、請許先生一往、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謹啓